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二

性理四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丁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

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
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
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理與心一而
人不能會之爲一○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
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
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
心實下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
是性外有物乎○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
限也心無遠近○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
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
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
可謂之心譬如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
於西却謂之流也○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
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者事時便在這裏纔過
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
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
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
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
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
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

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
說聖人之心與天為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
自見其小耳○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係虜將去
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眾不可
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或問多怒多
驚何也曰主心不定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
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
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
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聖者一箇意思則與人
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
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
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
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
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
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
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
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
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

心定其言重以舒

心要在腔子裏

瞭

裏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曰心實使之○人心不得有所繫○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為累○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聰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

而
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和靖尹氏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強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爲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即心也至於搖扇得涼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已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

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

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爽○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趙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爲問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葉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實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

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心官至靈藏往知來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

其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貫通本來貫通問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所覺者

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文曰知覺便是心之德○答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擾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丁本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

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某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答平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

必仁仁則生矣○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問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曰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齧觶時此心何之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齧觶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問程子云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

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在空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渾合無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卻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重在無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

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_{云皆入這裏來這裏}得虛_{云皆入這裏來這裏}如何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關共室又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卻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問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為主故實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_{云天理有則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

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不可以一端盡也○與張敬夫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甫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致知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

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未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有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鬼然如槁木其耳目亦

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惺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瞶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

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曰寤寐者
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
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
寐濁寐有主而寤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
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
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
靜即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
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
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
靈知覺之體燦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
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
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
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
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
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乎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
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太分言之寤
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
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
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
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

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問覺得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麤細緩急血脈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問遺書云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

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
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人有不仁
心無不仁先生以為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
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
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為心無不仁乎某近以先生
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
否曰只為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
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問心
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
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

之心此句亦未穩○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
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
似○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
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心體固本靜
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
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
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
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舍則亡於是乎有
不善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無出省亡也入者存也本
者
之處特係於人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
之操舍如何耳

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耳○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歟曰此說甚善○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順悻沒理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又問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已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問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

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註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箇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云人有四病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著便在不主張著便走去及纔尋求著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盡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著

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踈散不復做主了某於存
心工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曰理固如此然須
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
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問心具衆理心雖
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
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
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邈
然無之及旣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
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旣知而有然
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
事而某所見之謬耶曰極是○心與理一不是理
在面前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
而發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
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
發不善皆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
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
是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問程子以心
使心之說竊謂此一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
明曰蓋上心字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

道心
如將

字卽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
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
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
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飢欲食渴欲飲者人
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
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
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
都發見在那人心上○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
之欲出於其正卽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
竟是生於血氣○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
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
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
也○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
則是窒礙了問如何是心小則百物皆病曰此言
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
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
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
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
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

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
矣○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
門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
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橫渠曰不以聞
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
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
了○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問
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
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
客慮是泛泛底意思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

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問其嘗者心說云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
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
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
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
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
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
天地同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
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

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微表裏始終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一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習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

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
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
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
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
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
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
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
實一致非引而贊之也天道外此心之理亦無
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
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
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那箇不是理
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
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其不見其切於己謂之
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
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
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
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
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
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
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

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

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肱之所以不殺歿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歿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通無

人欲之間焉然後與无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下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或謂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資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某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

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感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曰此說甚善更實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則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故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

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者心也象山陸氏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是理

勉齋黃氏曰古人心配火此義最精○說虛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說虛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當說虛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且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愛敬處便是道理知愛知敬便是知覺雖然如此說若看不分明又

錯看成兩項不若只將怵惕惻隱一句看爲九切蓋怵惕惻隱因情以見理也能怵惕惻隱則知覺也○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

可無所蔽故須素葛不可無所倚故須棟宇其生
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
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
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
此心爲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爲邪氣
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
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往來於脈息之
間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
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

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
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心只似箇器一般
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郭郭說雖
粗而意極切蓋郭郭者心也郭郭中許多人煙便
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卽這所
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
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
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
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爲知覺者
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

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飢餓瀕死而蹴
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便是就
裏面道理上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
等處禮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
別得○心有體有用且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
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
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
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
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
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
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
未嘗隨之俱往也○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
合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
善底物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
帖靜死定在這裏常變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
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
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
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
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
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裏面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為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深切○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原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仁者心

孔子
極盡
此心
之量

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豈非爵祿法制之未詳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橫

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
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
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
之名

潛室陳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
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
定○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
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
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

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
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
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問伊川說心
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
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
善○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
只是真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
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
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
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

開萬世心學之源

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西山真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

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太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子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飢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歟

鶴山魏氏曰人之一心至切而近至小而大至微而著所以包括神明管攝性情者也

萬世
心學
之綱
要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
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
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
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
本虛者其致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三

性理五

心性情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附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

情○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

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問喜怒出於外如

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

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

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

爲波濤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